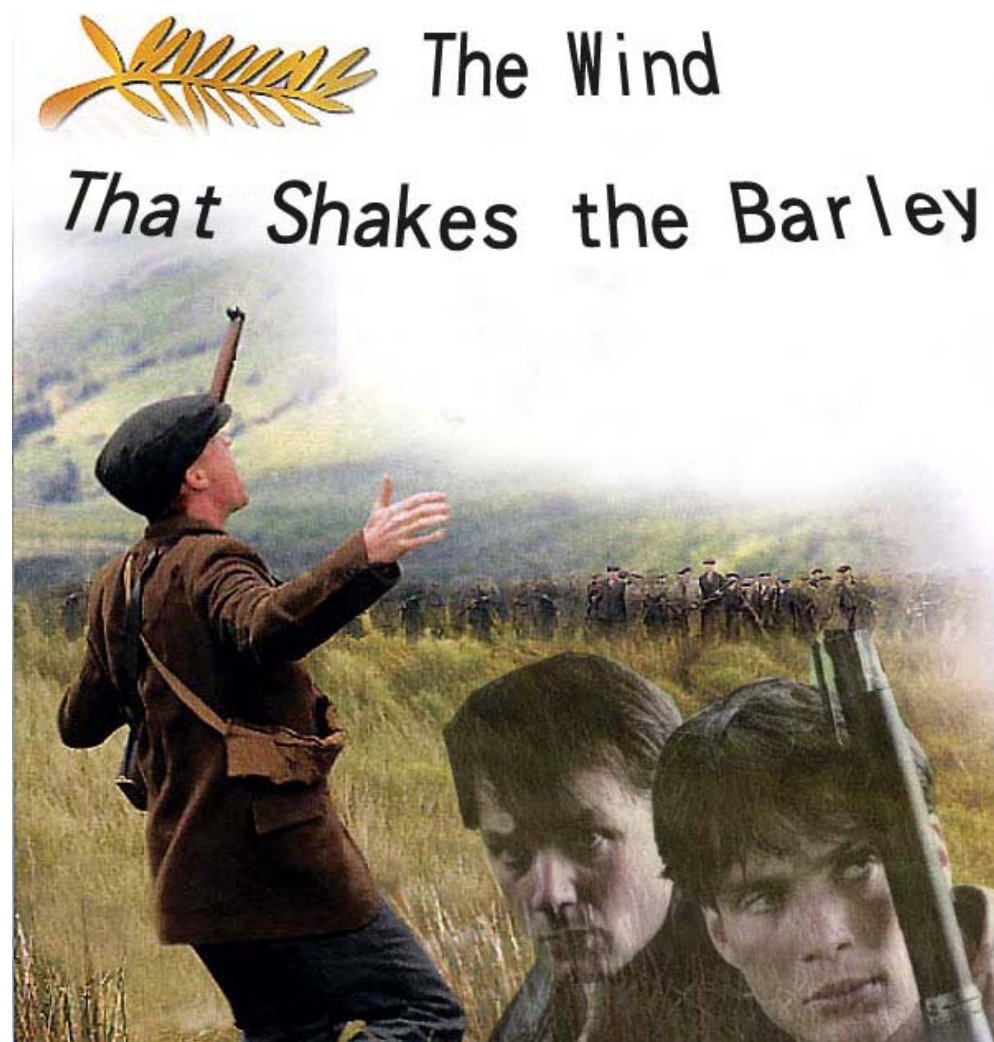


請用以下有關北愛爾蘭主權爭議問題的資料，說明**為什麼和平如此艱難？**

## 北愛爾蘭的主權爭議

「兄弟，您的名字是敵人。」這是電影，吹動大麥的風，的經典名句。此名言勾勒出達成和平的艱難。



本片一開始，就是一段驚心動魄的警察暴力。他們像一群可怕的瘋狗。這群「Black and Tans」，係不列顛政府臨時招募，專門鎮壓愛爾蘭人民的部隊。他們沒有受過正規警察訓練，行為粗暴、野蠻、燒殺搶掠，沒有紀律。故事中的男主角本來要去當一個醫生，但是當他目睹了 Black and Tans 對自己百姓的殘忍欺壓之後，捐棄行醫，加入了愛爾蘭共和軍；也從一個單純的醫學院學生，變成了狂熱的理想主義份子。

愛爾蘭共和軍以游擊隊方式，刺殺英國軍警。片中的愛爾蘭人，無論男女，幾乎都認同於這種恐怖主義；因為，他們真的被欺負夠了！片中也記載了一段真實的歷史，描寫鐵路駕駛員不願意違反規定為英國政府運送武器部隊，而遭受到無情的凌虐，後來也加入了共和軍，一起殺英國人。片中大概一半以上的人走路的時候都拿著槍，動不動就拿著槍指人，每支鎗可能都殺死過不只一個人。濃濃的煙硝味當中，呈現出了一個只有屠殺和死亡的恐怖地帶。

這部片的重要轉折，是在電影院的新聞片中，看到愛爾蘭和不列顛國協之間簽訂了和平條款的新聞，不列顛軍隊撤出愛爾蘭，但是愛爾蘭仍然是不列顛國協的一部份。愛爾蘭人民為此激烈討論，引發了另一個敵對狀態。愛爾蘭人當中，希望和平而贊成條款的人（例如《豪情本色》中的麥可科林），和理想狂熱反對條款的人，反目成仇。「兄弟，您的名字是敵人」。令人心碎，卻不煽情，但是卻看到了追求北愛爾蘭獨立運動中，為達成和平所承受的苦難。呈現北愛爾蘭環境動盪，和平艱難中的折磨和無奈。



以下我們將檢視北愛爾蘭獨立運動史，說明為什麼會有此衝突，以及解決衝突，達成和平，何以如此艱難。

## 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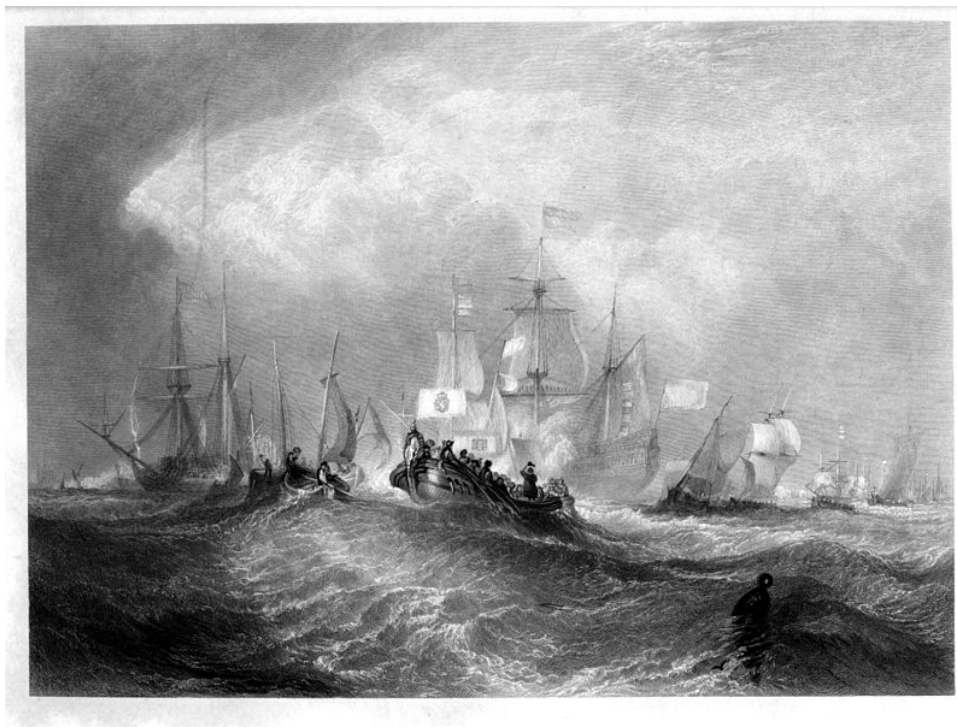
北愛爾蘭人對於應該自己是否該獨立建國，或是加入不列顛國協，立場紛歧。那些贊成加入愛爾蘭共和國者，被稱為國家主義者( Nationalists )或是共和黨人( Republicans )。那些希望北愛爾蘭還是維持現狀，成為不列顛國協的一部份者，被稱為統一陣線( Unionists )或是忠誠黨人( Loyalists )。

國家主義者相信，愛爾蘭是一個國家，不應該分裂成兩個。不列顛軍隊尤其是愛爾蘭衝突的根源，不應該留在愛爾蘭境內。統一連線者則把自己視為不列顛公民，認為應該維持現狀，成為不列顛國協的一部份，而非成為愛爾蘭共和國的一部份。他們相信，留在愛爾蘭境內的不列顛軍隊可以保護他們。

這樣的分裂，有其深沉的歷史淵源。

### 歷史緣起

愛爾蘭是英國最古老的殖民地。自十二世紀下半葉，英人就在這片愛爾蘭人(Gaelic 語的 Celts 或 Kelts)居住的土地上開疆闢土，從事殖民剝削；因而與生性自由不拘的愛爾蘭人展開了漫長的鬥爭。為著自由，愛爾蘭人屢敗屢戰，屢降屢叛；時而參與英人內戰時的叛黨，時而勾結歐陸的敵人，威脅英人的國本。這分堅持，埋葬了無數英雄豪傑的生命，也使得愛爾蘭成了大英帝國殖民史上最古老最棘手的問題，而北爾蘭更是至今尚未解決的「去殖民問題」(de-colonization)。



The Prince of Orange lands at Torbay



King James II



King William III

北愛爾蘭問題中，有關天主教徒與新教徒間的宗教衝突，始自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時代。英人脫離羅馬天主教，改奉新教；而愛爾蘭人卻堅守天主教信仰。英人歧視天主教徒，遂使形同水火的殖民關係更爲不相容。英國內戰期間，清教徒領袖克倫威爾曾在鎮壓愛爾蘭叛時，二度屠殺天主教徒。光榮革命(1688年)後，愛爾蘭更因支持天主教信仰的英王詹姆士二世，慘遭信奉新教的繼承者威廉三世的血腥鎮壓。血仇的歷史記憶，使得仇英情緒已然成爲愛爾蘭民族的宿命。英人面對不馴的愛爾蘭人，以及他們心中永世不忘的仇恨，爲著掌控政局，一方面沒收不合作者的土地，大力招募來自蘇格蘭和英格蘭的新教徒移民，培育出日後控制愛爾蘭經濟的新教地主群；另一方面，則訂下嚴厲的法條，限制天主教徒的發展。這些限制包括：讓改奉新教的愛爾蘭人享有遺產繼承的優先順位；限制愛爾蘭人擔任公職；不許他們持有武器；限制他們受教育的機會(規定學校採英國國教的宗教儀式，致令天主教徒無法參與)。這些不平等待遇使愛爾蘭天主教徒永遠處在受制的附屬地位上，而愛爾蘭人的仇英抗爭亦未曾一日或減。英國長期歧視非國教的天主教徒，在愛爾蘭新舊教徒間所製造的不平等關係，即使在改變國教政策，於一八二九年公佈「天主教徒解放法」(The Catholic Emancipation Act)後，仍然是愛爾蘭蓄勢待發的社會問題。

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成功，爲防止愛爾蘭受激勵起而效法；英國議會決定徹底消除其反抗力，乃於西元一八〇〇年通過「聯合法案」(Act of Union)，將愛爾蘭強行併入不列顛國協，並取消了愛爾蘭做爲殖民地所享有的自治議會，改在英國議會設置愛爾蘭議席。「愛爾蘭問題」成了英內政事務後，英政府的政策並無改進，愛爾蘭人對自由的訴求因此益加深切。

十九世紀時，愛爾蘭的狀況很惡劣。由於受英政府眷顧的大批新教地主對愛爾蘭佃農極盡剝削，已達民不聊生的境地。而此時英國的工業革命也進入愛爾蘭，東北部新教居民多的烏斯特區迅速工業化，社會較富裕進步，而務農爲主，天主教居多的南方則落後貧窮。南北在宗教、族群與經濟上的對立，日益嚴重。謀求改革、追求自治、乃至主張廢除聯合法案謀求獨立的運動，比比皆是。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愛爾蘭人的主食馬鈴薯歉收，奸商乘機囤積哄抬糧價，政府救災無效；造成「大饑荒」(The Great Famine)，數千人餓死。惡質化的社會迫使許多走頭無路的愛爾蘭人漂洋過海，移民美國。但他們關懷鄉土的心情始終如一，提供大量的海外資源，支持愛爾蘭獨立；愛爾蘭獨立運動遂成一跨大西洋的民族主義運動。英國國內更有關懷愛爾蘭的知識界，如詩人葉慈等，從事喚醒愛爾蘭文化傳統的工作。一八五〇年代更有「費尼安」運動(The Fenian Movement)興起，取傳說中古塞爾特軍隊 Fianna 爲名，積極謀求獨立。

在激進派幾次獨立起事失敗後，愛爾蘭政治家在一八七〇年代提出「自治」(Home Rule)的主張。這是一種較實際的體制內改革運動，恢復地方議會，自理

內政，唯軍事外交商務仍由英國主持。此議受到英自由黨黨魁格拉斯東（Glaston）的大力支持，他曾在議會兩度提出自治法案（Home Rule Bill），惜未獲通過。自治派的聲勢刺激下，愛爾蘭境內的新教徒考量到自己是少數族群，日後在自治政府裏，將處于劣勢，乃堅持反對自治；全力擁護聯合法案，甚至不惜以暴力相脅，號稱愛爾蘭「統一陣線」（Irish Unionists）。

一九一四年英下議會終于在一片反對聲中，強行制定愛爾蘭自治案。可惜第一世界大戰爆發，英政府乃決定在戰爭結束前，暫緩實施愛爾蘭的自治法。大戰期間，激進派繼續推動獨立，例如「愛爾蘭共和兄弟會」（The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以及二十世紀初年成立的「新芬黨」（Sinn Fein, Gaelic 語，意為‘ourselves alone’）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主張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愛爾蘭獨立統一，必要時不惜採用暴力爭取獨立。

一九一六年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在都柏林起事，成立臨時共和政府，遭到英戰時政府無情的鎮壓，所有的領袖均以叛國罪處決。英國的嚴厲制裁激起愛爾蘭人仇英的民族情緒，自治派與統一陣線大受打擊，同情起事的獨立派「新芬黨」因而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一九一八年），大獲全勝。新芬黨於獲勝後挾民意逕自宣佈成立共和政府，並組愛爾蘭共和軍（IRA, Irish Revolutionary Army）抵抗英軍。英政府失控，愛爾蘭陷入內戰。直到一九二一年，經長期的協調，愛爾蘭才在英國軍的威迫下，接受「英愛條約」（The Anglo-Irish Treaty），在大英帝國體制內，以都柏林為首都，建立「愛爾蘭自由邦」（The Irish Free State）。根據此條約，北方烏斯特地區六個新教聯合派主控的省，選擇留在聯合王國內，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設議會，實行自治。雖然愛爾蘭自由邦迫於形勢接受了「南北分治」這個事實，但是其屬下的激烈獨立派如 IRA，卻認定「南北分治」是愛爾蘭民族的恨事，不惜以暴力繼續達成他們民族統一的初衷。在他們的主使下，愛爾蘭自由邦於一九三七年中止英國的宗主權。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愛爾蘭自由邦便於一九四九年，脫離大英國協，建立「愛爾蘭共和國」。北愛爾蘭仍然選擇留在英國，「南北分治」遂成定局。

南北分治真能終結暴力嗎？

南北分治的主要目的是想終結愛爾蘭的暴力。但是四十幾年過去了，分裂似乎卻更為深沉。

統一連線的人認為，北方比愛爾蘭其他地方都來得富裕，我們還是想維持現狀，跟愛爾蘭保持距離。國家主義者認為，分裂的愛爾蘭對我們簡直是一無是處。統一連線的人認為，天主教是叛國賊。我們無法信任他們。我們必須確保在國會和地方議會上，壓過他們。國家主義者認為，就是新教（英國國教徒）不公平、不合理的選區劃分，害我們無法掌權。統一連線的人認為，為了確保對國家的忠誠，

我們要讓新教徒有最好的工作，和最佳的居住環境。可是國家主義的卻認為，目前體制不公，讓新教徒擁有最好的工作與居住環境。讓大多數愛爾蘭人窮愁潦倒。而且，警察老是挑我們的毛病。

換言之，北愛爾蘭政治危機的真正問題，其實來自本身不夠均衡的社會結構。掌政的新教族群獨佔政權，包攬政治利益，不願以平等對待貧苦的天主教徒族群，甚至以暴力保障自己的權益。南方的愛爾蘭共和國對於分治的北方六省，其實是相當中立的。那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北方天主教徒希望新教徒能讓他們同享應有的社會福利和受教育的權利。也期望英人能尊重他們的公民權，制止新教徒專權。可惜英國與新教徒都沒有作出適切的反應，於是在愛爾蘭國家主義者的鼓動下，一面組成「新芬黨」，謀求參政權，另一方面卻又接受了以暴力達成愛爾蘭統一的 IRA 和民兵等地下組織，以恐怖手段進行推翻新教徒，驅逐英人的革命運動。這種多方面的訴求，倍增北愛爾蘭族群衝突的複雜性；也使英人不得不長期駐軍，維護國家治安。

北愛爾蘭問題在一九六八年後，日趨嚴重。北愛爾蘭天主教徒發起民權運動，受到新教徒的武裝反制。此後，天主教徒的抗爭日趨白熱化，翌年，終於醞釀出族群間大規模的流血暴亂( 1868-69 )，1869 英政府派兵北愛爾蘭維持秩安，卻引發愛爾蘭共和軍進一步的仇視，不斷攻擊英駐軍，英人遂陷入北愛爾蘭的內戰漩渦中。一群年輕人，自稱為 IRA 臨時體制( Provisional IRA )。他們脫離 IRA 主流派，認為只有武力才能達成愛爾蘭獨立運動。同時，統一陣線的新教徒也成立私人武力，名為 UVF 和 UDA，以為反制。1971 年，北愛爾蘭政府在未經公該審判的情況下，逮捕「恐怖主義」分子，拘禁在惡名昭彰的 Maze Prison。1972 年，不列顛軍隊開槍射擊遊行示威的群眾，造成十三人死亡，是為「血腥星期天」。國家主義者非常憤怒，在英格蘭和北愛爾蘭展開報復性的炸彈襲擊。不列顛政府認為，唯一解決之道是終止北愛爾蘭自治，將其直接納入倫敦管轄。不過，這反而引起更大的示威遊行。不列顛再也得不到天主教徒的信任。愛爾蘭共和軍更提升恐怖活動的範圍，渡海攻擊英國本土，在許多公共場合放置炸彈，擾亂民心。英軍各方追緝 IRA 成員，有時甚至構成冤獄。IRA 乃發動獄內成員的絕食抗爭，時因英拒絕讓步，以至抗爭者在長期禁食，獄方灌食無效下喪命。絕食殉道的烈士燃起天主教徒復仇的決心，提升 IRA 恐慌組織的暴力層次；令恐慌的新教徒自組恐怖組織，以暴制暴，北愛爾蘭遂淪為殺戮戰場。

幾十年來，新教徒、天主教徒和英軍都曾犯下無數十惡不赦的罪行，早已失去理性。任憑多麼有協調能力的人，都無法突破這層厚繭，因為今天的北愛爾蘭問題已經無法以單純的殖民剝削、族群仇恨、宗教對立、政治迫害、或社會不公來解釋的，和平之道至今遙遙無期。